

论明清历史小说的结构技巧

赖力行,杨志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明清历史小说的编撰者,在宏观上运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结构技巧,将宏大史实交错于人与事的叙述中,造成叙事上环环相扣的效果;在微观上运用探听、伏笔、照应的结构技巧,勾连情节内部的关联,使其丝丝入扣、浑然一体。这些结构技巧,使历史小说在中国刚刚出现长篇章回小说的时候,就能以完整、连贯、严密的结构形态出现。

[关键词]明清历史小说;结构技巧;编年;纪传;探听;伏笔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3-0133-06

On Structure Skills of Historical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LAI Lixing, YANG Zhij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Macroscopically, the compilers of historical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terlaced the great historical facts with the narration of characters and events by applying the structure skills of annals, biographies and chronicled ins and outs, have effects of closely linked. Microscopically, they concatenated the internals of history events by utilizing the structure skills of inquiring, foreshadowing and echoing which creating a systematic and unified description. By means of these structure skills, the historical novels can present in an integrated, coherent and precise form when the full-length chapter-novels first emerged in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al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structure skills; annals; biographies; inquiring; foreshadowing

结构技巧,是指对情节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排,是小说中“五花八门的叙事技巧,或叙事法”。^{[1]50}历史小说由于人物繁多、线索纷杂、故事时间漫长,要把众多复杂的史实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完整、连贯、严密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明清第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一诞生,评点家毛宗岗就高度评价其结构之妙:“读《三国》者,读至此卷,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后相因,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文如常山率然,击首

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2]1145}那么,《三国演义》及其后来的历史小说的编撰者,是以怎样的技巧来构造出“至妙”的结构呢?这是笔者在此篇论文里要探求的问题。

一 宏观上的结构技巧:编年—纪传—纪事本末

历史小说受史传的影响,整体上往往采取编年的方法,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叙述。《三国演义》作为

收稿日期:2012-02-12

作者简介:赖力行(1948-),男,湖南南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杨志君(1984-),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研究。

第一部历史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处理上却是编年体操作的典范。全书叙事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迄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故事时间为112年。该书大体上以时间先后逐年纪事,小说开头即说“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结尾又说“后主刘禅亡于晋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康元年,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三主皆善终”。从头至尾严守编年体例,叙事时间清晰可辨。

历史小说在编年上有一个特点,即利用朝代治乱兴亡的循环来布局,这是它区别于明代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等的独特之处。历史小说的叙事是一种充满了深沉历史感和浓厚生命意识的宏观叙事。编撰者往往采取正史纪年的叙事策略,截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作为敷演对象,以朝代的更替来构架故事的大循环,从而形成极富文化意蕴的严密时间机制,并在结构上发挥其得天独厚的聚敛作用。如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为对象的《东周列国志》,以周王朝的衰乱为始,以秦始皇一统中国为终,历经周王朝的灭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亡盛衰,“上下五百有馀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纭,人物庞沓”^[3],如果不是以朝代及诸侯的治乱兴衰来构架故事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紊而不乱,前后贯穿,上下衔接,宾主照应,布局严整”。而《三国演义》更是开宗明义,一语道破此一特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汉室的衰乱为始,历经魏、蜀、吴三国的兴亡盛衰,再到晋主司马炎灭三国归于一统,罗贯中正是在此构架上,将三国的历史敷演得绝妙绝伦。美国学者浦安迪还发现:“在历史循环的哲学思想影响下,《三国演义》的开端和结尾形成了时间结构上的照应。”^[4]他举出了5个例子为证,这更说明了以朝代兴亡布局在结构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

编年的方法,将漫长的历史切分成时间的片段,然后将人物、事件填充各个时间段,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5]但与此同时,它也有着较大的弊端。杨万里曾批评《资治通鉴》说:“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月,其体然也。”^[6]尽管当代学者纪德君说历史小

说的编撰者,为了避免这一缺陷而做了一些工作,如“将某些相互交错的情节移前挪后”,“将间隔于某一情节之中的其他事件剔除不用”等^[7],但这些结构技巧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克服编年方法“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不足,大多数历史小说还是很难靠这些技巧把故事片段组接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在这种情况下,由司马迁奠定下来的“纪传体”,就自然会受到编撰者的青睐。

历史小说受史传的影响,在编年的同时,也局部运用纪传的方法来组织情节。如《三国演义》虽然总体上用编年记事,但局部就运用了纪传的方法,写关羽的章节里面,前后相连的就有“关云长挂印封金”“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接连的5个情节片段,集中刻画了关羽的威武神勇、义薄云天,鲜明地表现了关羽的性格品质。

历史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小说是“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如《大宋中兴演义》《于少保萃忠传》《说岳全传》等。这些历史小说相比《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更大程度上借鉴了纪传体的结构技巧,以一人或数人的重要经历为结构线索,从主要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出身经历写起,然后转到其从事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最后写到死亡,交代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如《说岳全传》的结构就是以岳飞的经历为主线,从其由金翅鸟投胎转世写起,写到他少年时的品性才艺,枪挑小梁王,北上抗金,直到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叙述的重心始终在岳飞的经历上。这种结构由于是以人物性格为叙事逻辑,故能增强故事之间的因果联系。“它可以较好地弥补编年体结构以事件为中心,见事不见人,人物为事件所淹没的弊病。所以,将之错综运用于编年体结构之中,就有可能获得既反映了有关政治方面的兴衰治乱之迹,又突出人物在历史运转中之作用的双重效果。”^[7]尽管如此,但纪传体的结构技巧同样存在一些不足。这点刘勰早有洞察,他在《文心雕龙·史传》里写道:“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8]当代香港学者劳悦强还指出:“由于纪传体往往限于传主本

身的行事欠缺主题性,而且传主一生经历的不同事迹,其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纪传体本身并不利于环环相扣的叙事结构的发展。”^{[9]46}在编年与纪传两种结构方式都不能提供环环相扣的叙事结构的前提下,一种能够综合两者长处的方式便诞生了,那便是纪事本末体结构方式。纪事本末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是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始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通鉴纪事本末》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好处,^[10]基本符合实情。《四库全书总目》更将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和纪传体作比较:“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年,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相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11]历史小说深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在《通鉴纪事本末》成书(1176年)之后(《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明初,如陈大康在《明代小说史》里就认为其成书于洪武间(1368-1398)^[12],《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于淳熙三年(1176),明显早于《三国演义》成书时间),这种时间上的吻合,恰恰表明了历史小说与纪事本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事实上,对照一下《三国演义》与《通鉴纪事本末》中相关内容,就能明显发现前者确实受了后者的影响:三国的史事见于《通鉴纪事本末》卷八到卷十一,其中每卷各分上下两部分,合共23个主题,详见如下:

卷八上	宦官亡汉
卷八下	黄巾之乱
	韩马之叛
	袁绍讨公孙瓒
卷九上	曹操篡汉
卷九下	孙氏据江东
	刘备据蜀
卷十上	吴蜀通好
	诸葛亮出师
	吴侵淮南
	魏平辽东
卷十下	明帝奢靡

司马懿诛曹爽

吴易太子

诸葛恪寇淮南

卷十一上

魏灭蜀

淮南三叛

司马氏篡魏

卷十一下

晋灭吴

羌胡之叛

陈敏之叛

拿嘉靖本《三国演义》与之对照,可以发现在回目上,除了其以整齐的七字句作回目外,形式上与《通鉴纪事本末》完全相同。至于《三国演义》的内容上跟《通鉴纪事本末》的相通之处,更是不言而喻了。而书中“三顾茅庐”“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故事更是鲜明地体现出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正是如此,有学者才认为《三国演义》基本上采取了以大事为纲领而配合编年叙述的结构——故事前半部仅在开端、董卓之死、李傕之乱、孙策之死等事上标明年月;后半部则自建安十年起,几乎是逐年叙述,时序分明。^{[9]54}《三国演义》如此,后来纷纷效仿《三国演义》的历史小说亦复如是。

综上所述,历史小说在结构技巧上,并非只是简单地运用编年或纪传或纪事本末方式,而是将这三种结构方式融汇在一起——具体到每一部历史小说中会各有偏重,使其叙述能将人与事很好地结合起来,或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或以人为中心,以事件为辅助,编织出一幅风云变化、绚丽多姿的历史图景。

二 微观上的结构技巧:探听—伏笔—照应

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方法,是历史小说在宏观上的结构技巧,它们将宏大史实交错于人与事的叙述中,造成叙事上环环相扣的效果。但是这三种结构之技并不是天然地融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如何沟通、衔接,使之形成一个浑然一体、富有生命感的叙事结构,这就有待微观上的结构技巧了。

历史小说微观上的结构技巧,从外在的形式来看,是探听。第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写汉末宫廷大乱,黄巾起义,诸侯崛起,后来又三国鼎立,中间经过上百次的战争,这一段史实是纷繁而杂乱的。它同时要兼顾三国的政治、军事动态,讲魏国

不能忘了蜀,讲蜀国又不能忘了吴国,怎么把它们沟通起来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杨义先生说的:“探听是使它互动的一个首选,探听就把分隔的局面变成一个整体”。^[13]如第31回写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等引兵欲袭许都,于穰山一战大败曹操,接着写道:

次日,又使赵云搦战。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张飞搦战,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报冀都运粮至,被曹军围住,玄德急令张飞去救。忽又报夏侯惇引军抄背后径取汝南,玄德大惊曰:“若如此,吾前后受敌,无所归矣!”急遣云长救之。两军皆去,不一日,飞马来报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刘辟弃城而走,云长现今被围。玄德大惊。又报张飞去救冀都,也被围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后袭。忽报寨外许褚搦战。玄德不敢出战,候至天黑,教军士饱餐,步军先起,马军后随,寨中虚传更点。

这一小段,从5处出现“忽报”“忽又报”“飞马来报”“又报”“忽报”字样,足可见出探子现身之频繁,也正是通过这种探听效应,才能将曹操一边军情与刘备一边军情天衣无缝地弥合起来。在这方面,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略作比较,更能说明探听在结构上的作用:如同是写刘备入川,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占了荆州之后,到建安十九年驱逐刘璋自领益州牧,这中间有三四年的时间会发生很多事情,《三国志平话》卷下对此只写了蜀国一边,没有写别的地方;但《三国演义》第60、61回对此却凭借探听就照顾了别的地方,如刘备到了四川之后,刘璋在涪城设宴款待,忽报张鲁军犯葭萌关,刘璋便派刘备到北方去防备汉中的张鲁,接着便以“早有细作报入东吴”,转接东吴一边军情:东吴听说刘备到四川去了,就想夺回荆州。他们要孙夫人带着阿斗到东吴去看吴国太。接着东吴那边忽然又报曹操起兵40万,要来报赤壁火烧之仇。于是东吴迁都到秣陵,差军数万筑濡须坞来防备曹操。通过探听,就不像《三国志平话》只写了蜀国一边,而是将蜀、魏、吴都勾连起来了,使得前后情节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具有目夺神移的效果。纵观《三国演义》全书,探子几乎无处不在,它将三大军事阵营的军情动态融汇一起,使纷乱的史实成为一个“大开大阖、而又转换自然”的有机整体。

然而,探听属于外在的转笔,单凭它来疏通各个庞大的叙事单元内部的关系,未免会有些纤弱。这样,历史小说就需要一种内在的形式来弥补,这种内在的形式就是伏笔与照应。对于历史小说中的伏笔,古代小说评点家早有洞察,如《北史演义》第十六卷写高欢在山东2年,捉伪王7人,又斩邢杲于济南,被孝庄帝封为晋州刺史。许宝善于此评曰:“随手插入高欢为晋州刺史,伏后文强大之根。”^[14]而毛宗岗对《三国演义》中伏笔的阐发更是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

《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子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也。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而首卷将叙刘备,先叙刘焉,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又于玄德破黄巾时,并叙曹操,带叙董卓,早为董卓乱国、曹操专权伏下一笔……自此而外,凡伏笔之处,指不胜屈。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便凭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15]350-351}

毛宗岗在这段话里对《三国演义》的伏笔,从宏观上作了一个总括。而从微观的角度,即具体到每一回的文字中,毛宗岗也不厌其烦地点明这一技巧,表明他对伏笔的欣赏。这里姑且以《三国演义》第31回至第40回为例,以毛宗岗的评点来梳理每回的伏笔:

表1 《三国演义》第31-40回中的伏笔

回数	回前总评	文中评点	总次数	
31		①如袁氏谭、尚相争,尚在后卷,而在郭图口中先伏一笔; ②刘备投托孙权,尚隔数卷,而在孙乾口中先伏一笔; ③檀溪跃马逃难,亦在后文,而于蔡瑁口中先伏一笔。	①兵败之后忽然劝立后嗣,正为后文伏笔; ②下卷事早伏于此。	5
32	无		①运粮用水,后来攻城亦用水。遇淇水入白沟,先为决漳河伏线; ②叙许褚战功,为后杀许攸伏线; ③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传,早为曹丕称帝伏线。	3

回数	回前总评	文中评点	总次数
33	无	①为甄氏立皇后伏笔; ②早为后文赤壁鏖兵伏线; ③又为后文赤壁兵败伏线。	3
34	无	①后曹丕欲学舜之禅尧,于此先伏一笔; ②为后大宴铜雀台及临终时遗命伏线; ③为后七步成章伏线; ④带说孙权,早为赤壁伏线; ⑤为后伊籍两番救玄德伏线; ⑥此处写马,写后园,极似闲笔,却俱暗为后文伏线; ⑦前云伏军500在城,正为此句伏线。	7
35	无	①此卷叙玄德见司马徽,正为见诸葛亮伏线耳; ②将从市上相见,先在庐中听得,此伏笔之妙; ③早为后文伏笔。	3
36	无	无	0
37	无	①预为后文伏笔; ②说孔明徒费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时,早为他临结局伏下一笔。	2
38	无	①为后赤壁鏖兵伏线; ②日胜于月,为后孙权称帝伏线; ③为后玄德入赘伏线; ④为后杀黄祖伏线。	4
39	①刘表因见黄祖被杀……此为后文伏线也; ②甘宁借江夏为避仇之地……此亦为后文伏线也; ③晋之代魏尚隔数十卷……正如五月姤卦,方当五阳强盛之时,而一阴已伏于下。	①此处写甘宁往夏口,正为后文刘琦请守夏口伏线; ②前于徐庶未来之先,已早为此处伏下一笔。	5
40	无	①为后文争荆州伏线; ②因攻刘备就势带出孙权,为后文赤壁伏线; ③为下文登高对坐饮酒伏笔。	3

如上表所示,这10回单单是毛宗岗以“伏线”或“伏笔”形式指出来的就有35处,加上李渔补充

的1处伏笔(在第35回的末尾写曹仁轻视刘备,要去生擒他,李典说将军若去,某守樊城,李渔于此评曰:为后樊城失守伏线),^{[2]445}共36处,最多的一回有7处,平均每回有3处多。而事实上,毛宗岗、李渔说的“张本”也是指伏笔,而“张本”在这10回中有5处。再加上第35回毛宗岗评点的“先为后文求计诸葛作一引”这1处伏笔,^{[2]442}这10回被评点家指出来的就有42处伏笔,平均每回达4次多。据笔者统计,《三国演义》一书中,仅仅是评点家以“伏笔”“伏线”“张本”“伏下一笔”“为后文……作一引”等形式指出的伏笔运用,就有400多处。由此可见,伏笔之运用,真如毛宗岗说的是“指不胜屈”。

照应也是一种内在的结构之技,虽然评点家对它不像对伏笔那样感兴趣,但他们对这一技巧也并没忽视。毛宗岗在《三国志读法》中首先就指出《三国演义》的“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15]353}“《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15]353}并说:“前能留步以应后,后能回照以应前,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15]351}不仅指出《三国演义》一书的首尾大照应情况,还评价了其在结构上的重要功能。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115回前评里另指出了几处首尾照应:“又有读至终篇,而复与最先开卷之数行相应者。如观黄龙见井中之兆,令人思青蛇见御座之时;观曹髦咏《黄龙》之诗,令人思汉帝咏飞燕之句。斯已奇矣。然当时之人,犹未以前事相况也。至于姜维之欲去黄皓,则明明以十常侍为比,明明以灵帝为鉴。于110回之后,忽然如睹110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见110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连合,岂非绝世奇文?”^{[2]1391}这里就把伏笔与照应连在一起了。

具体到文本中,评点家对照应之处也会点明。这里以《三国演义》第71回到第80回为例,对毛宗岗指出的照应作一统计,以说明历史小说中照应的运用:

表2 《三国演义》第71-80回种的照应

回数	文中评点	次数
71	①照应67回中语; ②蔡邕事至此已隔数十回,忽于闲中照应前文; ③提照前事; ④恰与后文谏马谡相照。	4
72	①在71回中伏着,至此方见。	1
73	①胡班救关公是27回中事,于此照应出来。	1
74	①照应前事。	1
75	①照应44回中事; ②照应73回中事。	2
76	①书在袭荆州之前,此处照应前文; ②照应73回中语; ③照应前文。	3
77	①将公往事一提,照应27回之前。	1
78	①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应,关公事在华佗口中照应,只两事匀作两番写,又以华佗口中一段闲文叙之。	1
79	①文字照应之妙; ②照应前文见鬼事。	2
80	无	0

这10回指出的照应之数只有16处,远远少于第31回至40回对伏笔的运用(42处),给我们的印象似乎照应的运用远远要少于伏笔。事实上,在古代评点家看来,伏笔与照应是一体的,所以他们往往也将二者统称为“伏应”,这意味着前有伏笔,后必有照应——如果没有照应,伏笔就是空的,或者说伏笔就不是伏笔;当然,如果没有伏笔,就更不可能有照应了。只是评点家对照应不像对伏笔那样频频点明,就给我们留下了那样一个错觉。

伏笔与照应的巧妙运用,不仅让叙事的连贯和衔接不着痕迹,过渡自然;而且勾连情节内部的关联,使其丝丝入扣、浑然一体。所以毛宗岗才会评价《三国演义》:“通观全部,虽人与事纷纷,而伏应之妙,则一篇如一句,斯真有数文字。”^{[2]653}称其为“结构之至妙者”。^{[2]1145}所以杨义才会说大、小伏应使《三国演义》大开大阖的结构显得结实而严密。^{[1]73-74}

赵炎秋先生说:“好的文学作品,结构应该具有整体性与严谨性。”^[16]若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结构之技,与探听—伏笔—照应的结构之技联系起来,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小说,尤其是《三国演

义》,具有“好的文学作品”的品质,“是一个奇迹,在中国刚刚出现长篇章回小说的时候,它就能写成这么严密、宏大、气势非凡的结构。”^[13]

参考文献:

- [1]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图文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 三国演义会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3] 蔡元放. 东周列国志序[C]//黄霖,韩同文.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419.
- [4] 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4.
- [5] 刘知几,浦起龙. 史通通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9:21.
- [6] 杨万里. 通鉴纪事本末·叙[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 [7] 纪德君.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结构论[J]. 社会科学战线,1998(4).
- [8]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50.
- [9] 劳悦强. 从纪事本末体论章回小说的叙事结构[M]//辜美高,黄霖. 明代小说面面观.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 [10]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7.
- [11]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5:437.
- [12] 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623.
- [13] 杨义. 新诠释学视角下的明代四大奇书[J]. 求索,2002(5).
- [14] 杜纲. 北史演义[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26.
- [15] 毛宗岗. 读三国志法(选录)[C]//黄霖,韩同文.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16] 赵炎秋. 李渔叙事结构思想试探[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责任编辑:黄声波